

聞於神祖。神祖笑曰。講者實爲特達之識。想者得無偏狹之譏。秀賢無語而罷。遂召道春爲講官。賜宅地于駿府下。講四書五經。自是濂洛關閩之書。盛行於本朝。而專門曲學之儒。無復容異議焉。豈非我神祖扶植之力哉。宜乎撥亂反正。而日躋泰平之域也。水戶府師長臣安積老牛子。以本府命。撰述國家事實。因具載此事於其書。又別引古證。今而評論之。甚爲詳悉。以余之老學。尊信程朱。因抄錄之以爲贈。余雖未覩其書。今以此考之。老牛子之作。亦可謂能追文公綱目之遺意者。豈不偉哉。恭惟神祖脩明初政。首開正學之路。而列宗相繼。莫之敢易。至今天下學士書生。皆受其賜。以爲吾儒之大幸。而世以師儒自居者。或信古註而不依朱子之註。伊東推賴齋或恣大言以爲塞伊洛之源。伊東推賴齋夫程朱之說。祖宗之所取。而今之學者棄之。伴洛之源。祖宗之所開。而今之學者塞之。倍教令擾國紀。亦神祖之罪人也。斯義也。吾將表而出之。以爲赤幟而揭之天下。雖世之滔滔者。亦庶有所畏慎。而知嚮於正耶。亦足以倡正學而距邪說矣。於是因老牛子之論。又推其餘意而重論之。以俟後之學者觀焉。享保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。鳩巢室直清謹識。

一、室鳩巢除夕并新年作  
除夜

守歲書齋裏。家人爲設樽。通霄燈燭照。四座笑談喧。舊學足傳子。新年行抱孫。誰知腐儒老。分外沐君恩。

又

幸遇太平日。幾回逢歲除。青陽喜春近。白屋惜年徂。微尚無人識。幽棲與世疎。願將爲善樂。不負此心初。

新年偶作

世事如流水。忽驚歲月移。年先春一日。病與老相期。冰蘂梅初發。絲條柳未垂。此生幸無恙。猶及草玄時。

余自去歲。著太極圖述未脫稿。故結聯及此。

又

金城五雲上。樓閣日三竿。時泰市朝靜。春還天地寬。客來尋舊話。老去畏餘寒。宿好詩書在。新年刮目看。

詩書教習好。陶淵明詩云爾。

七十七翁鳩巢室直清

一、土岐重元の語

前後際斷處。一念不生時。非木非石。無思無爲。往者不追。

來者不迎。今者不住。今々々々。

右土岐重元が語にして中泉主靜に授く。鳩巢先生云。

先生以此易離九三。鼓缶而歌の條下に引用。以爲此語雖淺亦有味。是必寡欲者知之。

一、徒然草一節の漢譯

兼好徒然草に、しやせまし、せばやあらましましとおもふ事は、おほやふはせぬがよきなり。此言簡而有意味。鳩巢先生譯而云。可以爲可以無爲、爲之不若、不爲之爲愈。余謂。可以爲。可以無爲。是孟子文法。

一、生死理氣の説

先生嘗爲學者說問云。問生。曰。受於氣有我。有我謂之生。問死。曰。反於理無我。無我謂之死。

我兄兼山對曰。反於理無我。人死固理氣共亡矣。若謂理反在於彼。則可平。然如云鬼歸也。皆以反之義說。云反是似有反所。辨之如何。願奉明教以質疑。

批答云。此有病氣固亡。理未嘗亡。何者死亦理也。

非謂理反也。反於理也。理無彼此。無生死。無前後。何反之有。

氣可以方所言。理不可以方所言。反於理是無方所。只是天地公共之理也。畢竟吾之精神盡亡。而所以爲吾精神之理。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。非反於理而何。知此則知死生之說。知此則知鬼神之說。別紙可玩。

別紙云。朱子答廖子晦書曰。性只是理。不可以聚散言。其聚而生。散而死者氣而已矣。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。皆氣之所爲也。故聚則有。散則無。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。但有是理。則有是氣。苟氣聚乎此。則其理亦命乎此耳。

又曰。氣之已散者。既化而無有矣。其根於理而日生者。則固浩然而無窮也。

直清按。朱子此言。有深意可味。見氣之在天地之間。萬化一原古今一貫。則彼祖考之氣。雖已散而無有。然即此與祖考之氣。理同根而氣生者而求之。所以無不感通也。勉齋黃氏曰。祖考之氣雖散。而所以爲祖考之氣。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。祖考之精神雖亡。而吾之精神。即祖考之精神。以吾之精神。而交於所以爲祖考之氣。神氣交感。則洋々然在其上。在其左右者。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。